

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,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他至今无妻,却用心血照顾10名被遗弃的智障儿 77岁“哑叔”,40年坚守弃儿

今年62岁的马老抓是马玉生的三弟。马老抓回忆,小时候父亲曾经对他说过,大哥马玉生出生后不久害了一场大病,有个游方的郎中用针灸给大哥治病,病没治好,大哥从此成了聋哑人。见习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冯俊超 文/图



马玉生吃力地将马长胜抱出三轮车



马玉生给马长胜按摩



马玉生年轻时在木板上画的官渡之战画面

聋哑大哥 四口之家顶梁柱

1964年前后,马玉生的父亲去世。27岁的马玉生当仁不让成了家里的顶梁柱,年轻时的马玉生什么都能干,庄稼地里,他起早贪黑挣工分;家里,柴米油盐全靠他,在那个全国人民都闹饥荒的岁月里,马玉生领着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顽强度日。

为了能让家人吃得好一点,农闲时节,马玉生只身来到郑州,在大同路饭店门口擦皮鞋,人行道上画粉笔画,好心人会塞给他一两块钱,或者送给他吃的。马玉生都带回家里,让母亲和两个弟弟吃。“那时候俺家全靠大哥养活,他宁肯自己饿肚子。”马老抓说。



见死不救 我的良心过不去

“大概是1983年那时候吧,也记不清是哪天了,大哥晚上从郑州回来,怀里抱着一个包裹,俺都以为是啥好东西,谁知道竟是一个正吃奶的女娃儿。”马老抓说。

通过手语,马玉生告诉家人,这个女娃儿是在路边捡的,当时这个女娃儿哭得死去活来,撕心裂肺,他在女娃儿身边等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来接,天黑了,他就把孩子抱了回来。

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的家里又多了一张嘴,家里人当时埋怨马玉生没事找事,马玉生用手比画着说:这好歹是一条人命啊,见死不救,咱的良心过不去!家里人就再也不说啥了。

悲天悯人 40年抱回10多名弃婴

“虽说俺大哥又聋又哑,但是心很善,见不得别人受苦受罪。”马老抓说,“这40多年,大哥前后从外边抱回来十几个孩子,都是小不点儿,有的后来让福利院抱走了,有的长大后自己走了。”马老抓说。

马玉生收养弃婴在马家村

众所周知,见怪不怪。有村民告诉记者,马玉生的三轮车后斗里,最多的时候拉了4个孩子,马玉生走到哪里,就把孩子带到哪里,这些孩子都是被遗弃在马路边的,有的是智障,有的是残疾。别人看不到眼里,嫌累赘,马玉生一点都

不嫌弃,爱护得跟自己亲生的一样。

1993年冬天的一个黄昏,马玉生在郑州西站画画,一个陌生女人委托照看一会儿3岁左右男婴,马玉生又一次等到天黑,仍不见那个女人前来,就带着他回了家。

勤学苦练 少年时代小有名气

“我大哥从小就爱画画,画画都是他自学的,看见什么就比画着画什么。”今年62岁的马老抓是马玉生的三弟,他回忆起父亲的话,“他小时候看见牛在吃草,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看着牛画,看见鸡在叫,

他也比着方画,画得多了,后来慢慢地开始像了。”据了解,马玉生少年时代曾在开封聋哑学校上过一年学,勤学画画,学习很好,回家经常帮乡亲们画中堂画,尤其喜欢画古代传说和神话中的英

雄人物,那时候他画的孙悟空、关云长、老虎等在村里小有名气。

马玉生比马老抓大15岁,但在马老抓的心里,大哥年轻时,即使聋哑,但他天资聪明,是个了不起的人。

“粉笔老人” 马路作画筹钱养儿

先前在郑州市区大同路,后来在中牟县府前街,无论春夏秋冬,40多年来,马玉生早出晚归,半匍匐在人行道上,以地为纸,用粉笔作画,路人经过,总低头看看老人画的什么,有路人会说,画得真像,留下爱心

钱,也有路人投来鄙夷目光。马玉生专心致志,波澜不惊,气定神闲,时而用手指量下距离,做好布局,时而皱紧眉头,繁华街道和他丝毫没有关系。待一幅画完毕,老人露出欣慰的笑容,好像自己刚完成一幅“艺术

作品”,他画上一条长横线,开始继续下一个“作品”。行人一边驻足观赏,一边在他身边放下一些硬币或者纸币,熟悉马玉生的人都知道,老马“街头献艺”筹钱只为养活他从路边捡回来的一个个弃婴。

无声世界 演绎人间古道热肠

虽说不能用语言表达,但是可以通过文字交流,马玉生用粉笔在一块儿木板上写道:我有6个孩子,3个女儿。马老抓说,有两个孩子夭折了,所以他没写,现在一直在他身边的这个21岁智障男儿正是当年在

郑州西站抱回来的3岁儿童,马玉生给他取名马长胜。希望这个孩子将来像古代的常胜将军一样活得威风。

马长胜因为智障,手脚不灵活,也不会说话,生活不能自理,马玉生却像待亲生儿子一样,天

天喂他吃饭。父子两人相依为命,一过就是17年,17年来,马玉生当爹当妈,每天早起给马长胜做饭喂饭,然后外出画画,晚上还要照顾马长胜入睡。虽然两个人都不能说话,却能用手势和眼神沟通和交流。

心有所思 明天的路何去何从

十几年前,一场车祸导致马玉生腿部受伤,走路踉踉跄跄,记者采访时,他只能坐在地上,站起来,必须扶住

树干或者电线杆,或者,就是不停地来回走动才能保持平衡。

采访结束,记者问马玉生,

如果哪天你走了,马长胜怎么办。马玉生抬头望着似笑非笑的马长胜,眼神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忧郁。